

顶层互动, 夯实中非外交基本盘



有声若震

本报记者 赵恩霆

7月19日至28日, 习近平主席先后到阿联酋、塞内加尔、卢旺达和南非, 在南非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次会晤, 并顺访毛里求斯。这是习近平主席今年的首次出访, 是中国国家主席时隔9年再次到非洲塞内加尔和毛里求斯, 也是中国国家主席首次到卢旺达, 同时是习近平主席就任国家主席以来5年多时间里第三次到非洲。

在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即将于9月在北京举行的背景下, 这次访问是中非双方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关系的一次重要访问, 也凸显出中国对非洲这一外交基本盘的高度重视。

中国与塞内加尔在2016年9月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是西非首个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相比之下, 作为中国在非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中国与南非早在2010年8月就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而今年恰逢中南建交20周年。

卢旺达虽是非洲大湖地区的小国, 但今年该国正好担任2018年非盟轮值主席国, 因而在中非关系中扮演着独特角色。而且, 去年3月, 卢旺达总统卡加梅曾访华, 一年多时间中卢两国就实现了元首互访, 显示出两国关系正处于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自2013年3月就任国家主席以来, 5年多时间里, 习近平主席多次到非洲国家。其中, 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后的首次出访行程就包括了非洲的坦桑尼亚、刚果(布)和南非三国, 并

在南非出席金砖峰会。

当时, 习近平在刚果(布)议会发表演讲时指出, 中非关系根在人民、源在交流。经贸合作是双方关系的“硬支撑”, 而人文交流则是“软助力”。这显示出新时期中国发展对非关系从以往的经济、资源为主导方向, 转变为包括社会、文化交往在内的全方位合作。

此外, 那次在南非出席金砖峰会期间, 在金砖国家领导人与非洲国家领导人对话会上, 习近平主席承诺给予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97%的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 中国以实际行动有力地回击了西方国家抛出的中国对非实行“新殖民主义”的无端指责。

2015年习近平主席的年度收官出访, 行程中也包括了津巴布韦和南非这两个南部非洲国家。其中, 中国国家主席时隔19年再度访问津巴布韦, 访问

南非期间还出席了上一届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2016年习近平主席开年首访中东, 行程包括了地跨亚非的埃及。

早在2013年3月以中国国家主席身份首次到非洲时, 习近平主席就在坦桑尼亚发表题为《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的演讲, 全面阐述了新时期中非共谋和平、同促发展的政策主张——“亲诚真实”的中国对非政策理念和坚持正确的义利观, 为中非关系发展指明方向。

而在2015年12月的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 习近平主席提出中非合作“五大支柱”和“十大合作计划”。中非一致同意, 将中非新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其中, “五大支柱”分别是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明上交流互鉴、安全

上守望相助、国际事务中团结协作。

其实, 非洲一直在中国外交布局中处于特殊的位置。近些年来,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特别注重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一进程中, 中非命运共同体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在南非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次会晤, 不仅是重要新兴市场国家领导人的一次峰会, 更是规划金砖体制未来十年发展的一次重要会议。

即将于9月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则是发展中国家首脑的一次共谋发展的大聚会。而去年中国主办的金砖国家厦门峰会确立了“金砖+”机制, 即拓展金砖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强南南合作。这些顶层设计, 在夯实中非外交基本盘的同时, 也将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周只上四天班, 这两家公司先行一步



晓莹观世界

本报记者 王晓莹

上个星期,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休闲绿皮书: 2017-2018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建议, 到2030年, 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每周四天工作制(每天工作9小时, 每周工作36小时)。不过, 很多中国网友对“上四休三”并不买账, 他们的态度大抵如此: “反正还是要加班的”“规定了我也休不到”。

相对于很多中国人对“上四休三”的冷淡反应, 新西兰倒是先有公司实践了起来。这家公司名为“永久守护人”, 是一家处理信托、遗嘱和资产规划的公司。今年3月到4月, 公司在全部240名员工中试行每周四天工作制, 每天工作8小时, 但依然能拿每周工作五天的工资。

公司表示, 这种制度取得了相当不错的反响, 有78%的



“永久守护人”首席执行官安德鲁·巴恩斯

员工表示, 他们可以平衡工作与生活, 这一比例比去年11月上升了24个百分点。同时, 员工压力下降了7%, 员工在工作中的激励感、责任心和执行力都有所上升, 整体生活满意度也提高了5个百分点。

受益的不只是员工, 还有公司。统计显示, 公司的效率不但没有受到损害, 反而得到了提高: 试行一个月后, 公司领导力、员工投入程度、自主工作能

力等均显著提升, 相关各项指标比去年增长18至20个百分点。

这一想法最先是“永久守护人”首席执行官安德鲁·巴恩斯提出来的, 他的初衷非常人性化, 就是让员工可以更好地在生活与工作之间找到平衡, 让他们在工作时间更加专注, 休闲时间多陪家人。“如果你能让父母和孩子有更多的时间相处, 这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

他说。

能够取得如此成效, 也是安德鲁没有料到的。他表示, 将把这一实验结果提交给董事会, 讨论是否以后可以长期在公司实行“上四休三”制。

无独有偶, 一家叫“放射线”的英国公关公司最近也正在开展为期六周的每周四天工作制, 如今已经试行到第五周。公司创始人、负责人里奇·利说, 一开始公司宣布每周五将关门时, 客户们都不敢相信。但如今实行了一个多月下来, 他发现团队并没有因此怠慢客户, 在工作的那四天也更专心。

能顺利实行每周四天工作制, 实际上离不开英国的大环境。官方数据显示, 英国人平均每周工作37个小时, 每天平均不到8小时。而“放射线”公司早在20年前每周平均工作时间就只有38.4个小时。在一个工作时间本身就较短的国家, 这家公司又早已走在了“时代前沿”。

即便如此, 英国公共健康方面的学者约翰·阿什顿依然主张缩短工作时间, 他认为, 这

样可以增加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度, 减轻心理健康问题。

很多员工也是这么想的, 汇丰银行最近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 89%的英国企业员工认为, 与金钱激励相比, 弹性工作制更能激发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追溯历史, “上五休二”工作制早在1908年就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实行了, 当时美国其他地区只有星期日休息。这项工作制最初是为惠及犹太人而实行的, 因为星期六是犹太人的安息日, 所以工厂允许他们不必来上班。但这种“不公平对待”激起了信奉基督教的多数员工的反对, 后来干脆对所有员工都实行双休。

即使是美国人, 他们也觉得“上四休三”离自己还远。美媒《观察家报》网站说, 美国老板依然很重视上班时间, 哪怕真的一周只让员工上四天班, 他们依然要工作40个小时。上五天班、每天工作8小时和上四天班、每天工作10小时比较起来, 恐怕更多人还是愿意选择前者吧。

氧气发现者却被送上了断头台



一周史记

本报记者 王昱

在科学史上, 我们犯过的那些错误往往更有趣而耐人寻味。比如英国科学家普里斯特利与氧气擦肩而过的故事, 就曾被恩格斯嘲笑为“真理都碰上了他的鼻尖, 却没有被发现”。

1774年8月1日这一天, 普里斯特利拿放大镜聚焦太阳光加热三仙丹(氧化汞), 出人意料地得到了一种神奇的气体——燃烧物被放进这种气体会烧得更剧烈, 小动物在吸了它之后会更更有活力。今天我们知道, 这个化学反应其实

就是氧化汞受热分解, 产生了汞单质和氧气, 普里斯特利是第一个在实验室中提取较为纯净的氧气的人。可惜的是, 普里斯特利并没有察觉这一点, 他在当天的实验笔记中兴奋地写道: “我得到了一种脱燃素的空气, 太棒了。”

啥叫“脱燃素空气”? 这涉及人类在化学上走过的一个大坑——燃素说。盛行于当时欧洲的燃素说认为, 物质之所以会燃烧, 乃至生物之所以有活力, 都是因为它们体内聚集了一种名叫“燃素”的东西, 燃烧和生物活动的过程就是将“燃素”发散到空气中, 并释放出能量。而当物质中的燃素与空气中的燃素密度一致时, 燃烧就将结束。按照这个理论, 燃素含量越少的空气助燃效果越好, 看到自己提取的气体火焰烧得

那么旺, 普里斯特利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得到了一种完全不含燃素的气体。

事实上, 如果你受过一点化学训练, 会发现该理论其实是本末倒置, 将原本应该是化合的氧化反应看成了分解, 跟天文学上的地心说错误几乎如出一辙。事实上, “燃素说”的别名正是“化学界的地心说”, 它虽不科学却有那么一点科学的影子, 在相对粗糙的实验环境中你根本看不出它的破绽, 大多数人就在这种认知层面停下了, 而普里斯特利不幸成了其中之一。

着了这个道的化学家还不止普里斯特利一人, 同时代更牛的瑞典化学家舍勒在重复该实验后也赞同这一“脱燃素气体”, 只不过他觉得这未必就是一般空气, 因而给它起名为

“火空气”。

万幸的是, 总有善于独立思考、敢于质疑的人, 同时代的法国学者拉瓦锡在接到普里斯特利的报喜后, 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他别出心裁地搞了一个更完善的实验——他先让水银在密闭的容器中燃烧得到三仙丹, 而后称量氧化汞和剩余空气, 发现空气损失的部分重量, 跑到了氧化汞中。他再加热三仙丹得到所谓“脱燃素空气”, 发现产生的这部分气体刚好是空气刚才损失的。这个实验无可辩驳地说明, 三仙丹在被加热时不是吸收了空气中的“燃素”, 而是释放了另一种气体, 而这种气体正是水银在燃烧时吸收的。拉瓦锡将这种气体命名为氧气, 燃素说的迷雾终于被揭开了。

拉瓦锡这个实验的伟大之

处在于, 他得出结论的手段不仅是现象观察, 还引用了数理计算——通过对水银、三仙丹、空气、氧气的分别称重最终得出结论, 这让化学从一门现象观察的博物学一步迈入了需要算数的数理科学。所以, 他不仅是化学界的哥白尼, 还是化学界的牛顿, 一个人完成了双份的工作。直到今天, 法国人不仅认定拉瓦锡是氧气发现者, 还认为他跟牛顿一样是近代科学的开创者。

令人惋惜的是, 拉瓦锡的氧气学说得罪了法国大革命中的革命元勋之一马拉, 后者是个半吊子化学家, 狂热地支持燃素说, 学术上斗不过拉瓦锡, 就在政治上公报私仇, 给拉瓦锡扣上了一顶“国王的包税官”“人民公敌”的帽子, 并把他送上了断头台。